

野趣

远山

明素盘

晨光初露时，远山仍裹在青灰色的薄雾里，像一卷未展开的旧宣纸，墨色淡得几乎要化开。山脊的轮廓被雾气润湿，边缘模糊，仿佛有人执笔蘸水，轻轻晕染，却迟迟不肯落下最后一笔。山影沉沉，似睡非睡，似醒非醒，只待一阵风来，才肯微微掀开眼帘。

山脚下，芦苇丛生，细长的茎秆在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像是谁在低声絮语。一只白鹭单足立于浅水处，脖颈微曲，静默如雕塑。忽而，它振翅而起，雪白的羽翼掠过水面，惊起一圈涟漪，倏忽远去，消失在远处的山影里。这山，向来如此宽容，任飞鸟来去，任草木枯荣，从不挽留，也不拒绝。

半山腰有一棵歪斜的松树，树干粗粝，树皮皴裂如老人干枯的手掌，裂纹间渗出淡淡的松脂香。它斜斜地生长，像是被风推了一把，又像是自己执意要往某个方向倾倒。二十年前，我第一次见它时，它已是这般姿态，如今再看，竟似从未变过，只是枝干更显沧桑，树根更深深地扎进岩缝。

山脚下，芦苇丛生，细长的茎秆在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像是谁在低声絮语。一只白鹭单足立于浅水处，脖颈微曲，静默如雕塑。忽而，它振翅而起，雪白的羽翼掠过水面，惊起一圈涟漪，倏忽远去，消失在远处的山影里。这山，向来如此宽容，任飞鸟来去，任草木枯荣，从不挽留，也不拒绝。

犹记改革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时，农村中小学紧缺教育人才，国家决意造就新一代中师生的时候，我正站在选择报考廉州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十字路口。一边是钦廉地区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堂，一边是立马改变农村孩子生活境遇的现实。面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和父辈期盼的目光，在彷徨的日子里度过几个睡不熟的晚上，我毅然加入到400万中师生的大军，决心用热血和青春书写乡村教师的一代芳华！

几年后，几时的同伴从高考考场乘兴归来时，我已开始登上中学的讲堂。在南流江畔遥望理想的轻舟奔向大海，心中固然有欣喜，但其实有时也会涌起丝丝失落和惆怅！不过，我这个人，愿意“干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”，我把遗失的大学梦用彩色粉笔刻在黑板上，告诉一代又一代学子，老师的希望就是他们！

春夏秋冬，从教一年又一年，我多次向学生表白：自己可能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，但我会拼尽全力，而且相信他们是我最好的学生！身为老师，我特别担心误人子弟。

山脚下，芦苇丛生，细长的茎秆在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像是谁在低声絮语。一只白鹭单足立于浅水处，脖颈微曲，静默如雕塑。忽而，它振翅而起，雪白的羽翼掠过水面，惊起一圈涟漪，倏忽远去，消失在远处的山影里。这山，向来如此宽容，任飞鸟来去，任草木枯荣，从不挽留，也不拒绝。

在朋友圈看到2025年高考考生的成绩不断刷屏时，突然惊觉，自己参加高考的日子已经过去三个年头了。如果让我说什么时候才算真正告别高中，走向人生的新阶段，我觉得不是高考最后一门考试铃响收卷的那一瞬，不是毕业晚会和老师拥抱告别的那一刻，而是高考出分数那天，知道高考成绩后怔愣迷茫，心有不甘，但又释然的那个上午。

回忆迎接高考那段日子，我印象最深的是绚烂的晚霞和瓢泼的大雨。

我的家乡地处沿海，夏日晚霞本已足够美丽，但我觉得，读高三时看到的晚霞最瑰丽，最让我震撼。那时，天天埋头题海，苦不堪言，但偶尔抬头望向窗外，看到天边的晚霞，它总能给我温柔的抚慰，让我平淡又压抑的内心，得到舒缓和温暖。有时，我还会忍不住放下书本，停下手中的笔，站到窗前，久久地望着晚霞，心里充满对未来的畅想。绚烂的晚霞，是我高中日复一日努力的见证者。

而广西的雨季刚好又在准备高考的时候。特别是六月天，变幻莫测的，刚才明明还晴空万里，转眼间便暴雨来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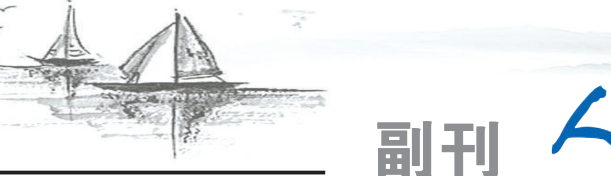
读高中时，我是一名外宿生，每天骑车上学。三年来，在雨中骑车的技术越来越精进，小雨和中雨对我来讲不在话下，披件雨衣骑上车就回家了。但是，大暴雨来临时，我只能折服于大自然的威严。我高考那年，暴雨特别多，大暴雨时，我不敢自己骑车回家，只能在学校保安室等妈妈来接。门卫叔叔在清扫积水，我翻开随身携带的单词本，在大雨的噪音中背单词。

说来也有意思，连续好多年，北海高考的时候或者高考前都会下雨，老人讲高考是“鲤鱼跃龙门”的过程，下雨是为“化龙提供条件”呢。这自然是美好的期许。

在绚烂晚霞和瓢泼大雨交替的一天一天中，我参加了高考，然后又上了大学，高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前几天在手机上刷到学弟学妹们拍的校园晚霞，还是那么好看。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说“看到晚霞就知道该刷题了”，有人说“等高考完一定要去海边看真正的日落”，我突然很感动。原来每个高中生，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故事，又书写着不同的精彩！

于是，我想对今年的考生们说：别太担心结果。分数出来那天或许会有遗憾，但这些遗憾终会被时间稀释。重要的是，你在漫长的备考过程中学会了坚持，懂得了为自己的未来拼尽全力。无论以后走到哪里，只要记得高考时那个不服输的自己，带着那份劲儿继续往前走，总会看到属于你的风景。



树梢上悬着一截残绳，不知是牧童系过的秋千，还是樵夫遗落的捆柴索。风来时，绳子轻轻摇晃，影子投在地上，像一条游动的蛇。树根处，蚂蚁列队而行，搬运着细碎的野菊花瓣。那野菊开得倔强，紫色花瓣上还沾着昨夜的露水，在晨光里微微发亮。它们生在石缝间，根须艰难地挤进坚硬的岩层，却仍能开出花来，仿佛在无声地宣告：生命，从不因艰难而退缩。

依稀记得山间曾有一条樵径，如今望四周已被荒草淹没，只余几块残损的石阶，青苔爬满缝隙，像是给旧日的脚印覆上一层柔软的绿毯。转角处立着一块断碑，碑文早已风化，仅剩“嘉庆七年”四字依稀可辨。当年捐资修路的乡绅，他们的名字早已被雨水冲刷殆尽，只剩下石面上几道模糊的刻痕，像是岁月留下的皱纹。碑阴处，不知是谁用刀刻了一个粗糙的人像，线条歪斜，却笑得灿烂。百年过去，这笑容仍未褪色，只是被尘埃填满，显得愈发沧桑。我伸出手想拂去浮尘，指腹触到冰凉的石头，恍惚间，似乎听见某个早已消逝的声音在低语。

天色完全暗下来时，远山已隐入夜色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。忽然明白，远山之所以远，并非因为它真的遥不可及，而是因为它始终静默，不争不抢，不喧不闹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任岁月流转，任人世浮沉。

我们看山，山也在看我们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凝视永恒，却不知永恒也在凝视我们的短暂。山上的树会老，石会裂，碑会碎，可山依旧在。而我们呢？我们的脚印会被青苔覆盖，我们的名字会被风雨抹去，我们的悲欢，最终也不过是山间的一缕风，吹过，便散了。

可即便如此，生命仍在继续。蚂蚁仍在搬运花粉，野菊仍在石缝里绽放，老僧仍在清扫落叶。山不说话，但它懂得一切。

夜更深了，远山彻底隐入黑暗。我闭上眼睛听风，耳边似有低语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。

山，终究是远的。而我们，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路上。
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很多才高八斗、望重德厚，虽然生活清贫却潜心育人的同行。我们亦师亦友，一起陪护莘莘学子日夜兼程，成就孩子的同时，也成全了自己。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，与良师为伍，以益友为伴，我深感三生有幸。

都说教书不易，育人更难，十二个寒来暑往，青丝变华发。在校园里，我习惯了晨曦中苦读的身影，熟悉来去匆匆的年轻脚步，我自觉用心用情用爱守护校园、努力教学。我也曾无数次走村串巷，劝返迷茫失学的孩子，帮扶贫困家庭，上门送教帮助残疾儿童圆求学梦想。为了学生，一切都是我们教学的日常。到廉州中学从教后的四千多个日夜，我已送别万余名学子。

生逢伟大新时代，教育赋新能，大爱在杏坛。能到百年名校从教，我之所幸，虽然自知资质平平不能成为名匠，但深信团队优秀我就不会落后。往后的日子，愿春风化雨滋润千家幼苗，潜心护花妩媚万户人家，余晖酒尽，我也要在三尺讲坛继续做寻常却不平凡的教育人。



星罗棋布 陆飞伶 摄

生活漫笔

麻雀的教诲

王佩玲

越敲打它可能越惊慌，扑腾着往上飞，撞击铝合金发出的“砰砰”声格外让人揪心。我徒劳地从底部往外掏，掏出的却是一堆陈旧的鸟毛，这情形让我感到惊心！原来，已经不止是这一只鸟儿遭此劫难了，它不过是悲剧的重复。

慢慢地，扑腾声渐渐变成无声无息。鸟儿、我们最终不得不放弃，一场自救和拯救的行动失败了。这顿早餐和寻常一样丰盛，但我们一家三口却食欲全无，匆匆扒拉两口就出门了。等晚上回家掌灯，明亮的厨房和窗外沉沉的夜色看起来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，但我们心里却感觉到了有什么不一样——在薄薄的铝合金里面，我们活着，而只有麻雀死了。也许，它还是一个怀着巨大幸福感的母亲或父亲。

可是我能怎么办呢？生活中需要我去应对的麻烦和困顿太多，冲淡了比之更多更大的悲哀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我还得在厨房里精心烹调，用可口的饭菜喂养着一家三口。我渐渐淡忘了就在这方寸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悲剧，更不会想到我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都是在一只，哦不，也许两只甚至多只麻雀的亡灵注视下完成的。我作为一个母亲或妻子的心意，也许就是那只麻雀曾经想着要去尽心尽力完成的心意。

“妈妈，它好可怜哦。”当我打扫卫生，从那个瓷砖的缝隙里掏出零碎的羽毛时，儿子看到总会重复这样的一句。一只麻雀，既无漂亮的外表又无婉转的歌喉，散落到田间地头都不会引起人注意的鸟儿，却因为悲情的结局而受到儿子的同情和铭记。我庆幸，儿子的善心没有因为个头的高小而减少。

麻雀虽小，但它们却像是飞在我们生活里的镜子。通过这面镜子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子。

见某个早已消逝的声音在低语。

日影西斜时，山顶的古寺传来钟声，低沉悠远，如涟漪般在山谷间回荡。一位老僧手持竹帚，缓缓清扫着石阶上的落叶。扫帚划过青石，发出沙沙的轻响，像是时间在低语。他扫出的半圆刚成形，风便卷着落叶回来，于是他又重新开始，一遍又一遍，仿佛这清扫本身就是一种修行。

暮色渐浓，山岚升起，雾气如纱，缓缓笼罩整座山峦。老僧的赭色僧袍渐渐隐没在雾中，只剩下扫帚的沙沙声仍在继续。远处的钟声停了，山间的虫鸣却渐渐清晰，此起彼伏，像是某种古老的歌谣。

天色完全暗下来时，远山已隐入夜色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像一幅未完成的水墨画。忽然明白，远山之所以远，并非因为它真的遥不可及，而是因为它始终静默，不争不抢，不喧不闹，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，任岁月流转，任人世浮沉。

我们看山，山也在看我们。我们以为自己在凝视永恒，却不知永恒也在凝视我们的短暂。山上的树会老，石会裂，碑会碎，可山依旧在。而我们呢？我们的脚印会被青苔覆盖，我们的名字会被风雨抹去，我们的悲欢，最终也不过是山间的一缕风，吹过，便散了。

可即便如此，生命仍在继续。蚂蚁仍在搬运花粉，野菊仍在石缝里绽放，老僧仍在清扫落叶。山不说话，但它懂得一切。

夜更深了，远山彻底隐入黑暗。我闭上眼睛听风，耳边似有低语和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。

山，终究是远的。而我们，终究要回到自己的路上。

在这里，我认识了很多才高八斗、望重德厚，虽然生活清贫却潜心育人的同行。我们亦师亦友，一起陪护莘莘学子日夜兼程，成就孩子的同时，也成全了自己。学高为师，身正为范，与良师为伍，以益友为伴，我深感三生有幸。

都说教书不易，育人更难，十二个寒来暑往，青丝变华发。在校园里，我习惯了晨曦中苦读的身影，熟悉来去匆匆的年轻脚步，我自觉用心用情用爱守护校园、努力教学。我也曾无数次走村串巷，劝返迷茫失学的孩子，帮扶贫困家庭，上门送教帮助残疾儿童圆求学梦想。为了学生，一切都是我们教学的日常。到廉州中学从教后的四千多个日夜，我已送别万余名学子。

生逢伟大新时代，教育赋新能，大爱在杏坛。能到百年名校从教，我之所幸，虽然自知资质平平不能成为名匠，但深信团队优秀我就不会落后。往后的日子，愿春风化雨滋润千家幼苗，潜心护花妩媚万户人家，余晖酒尽，我也要在三尺讲坛继续做寻常却不平凡的教育人。

北海故事

一桩楹联佳话

雨 生

黄家蕃先生是我市著名地方志专家、诗人、书法家，其自命书斋为“一粟楼”。苏立民医师是著名老中医，为前清末造秀才，古典文学功底不凡，“文革”前，黄君就访苏老请为一粟楼作一凤顶格对联，苏老慨然允诺。可惜的是，直到苏老逝世，也只能写出下联：“粟小楼中大有入”。上联经多次撰写皆不满意。细绎此联工整贴切，要对绝非易事。后黄君撰挽苏老联有云“太息题联未就，倩谁续貂”即指其事。今两位已仙去多年，作为后人，我曾多次努力，皆未能尽如人意。

近日人工智能兴起，试与DeepSeek 联系、请教，得一联符合要求：“一丸泥里能藏海”。

《后汉书》中“以一丸泥封函谷”喻物小有大用，对中字字殊两悉称：粟对一，小对丸，中对里，大对能，有人对藏海。

粟里藏海和佛家芥子纳须弥与楼小人大双重哲理对照。陈年楹联今结合人工智能终可圆满解决。不独能慰二老在天之灵，亦不失楹联界一佳话也。

1929年，弗吉尼亚·伍尔夫出版了一部至今仍对女性影响深远的书——《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》。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：“女性必须有自己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。”喜爱写作的我，当然希望拥有自己的一个房间。

小时候，我们一家四口挤住在一个房间里，这个房间既是卧室，也是储藏室。两张架子床连排摆放，床底下堆着红薯和芋头，鸡窝还得占据一个角落，逼仄可想而知。房间两头的窗户底下，一头安放母亲的缝纫机，一头放着一张书桌。没错，这张书桌就是我和哥哥读书、写作业的地方。父亲有时也坐在桌前记账、写日记。我和哥哥每人一个抽屉，但无法上锁，哥哥随时可以夺走我少得可怜的心爱之物，比如一件新买的文具。当哭泣无济于事，我只能忍受，盼望快些长大，快些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。

是在参加工作以后，我才算逐渐接近了拥有那个独立的空间。乡村小学分配给我的房间很小，仅容得下一床、一桌、几张凳子，是起居室，也是办公室。白天学生来来往往，也有一些年轻的异性试探着前来搭讪，只有晚上它才独属于我一个人。但相对于家里，这里已经算是天堂了。我扣上门锁，坐在橘黄的灯光下，读书、练字、写日记、批改作业，或是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听歌、发呆，莫名地任由忧伤一浪一浪地涌上来。啊，多么美好的一个人的房间。我在门口的小阳台上种了牵牛花，将长长的藤蔓经窗户牵拉到房间里，自觉曼妙无比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几年后，我从乡村学校选调进城任教，便只有和同事一起坐大办公室的份了。在那所号称排在全市前列的小学校里，我分配到一张老旧的办公桌，桌面上堆满了教材、教具、教辅和作业本，抽屉里塞满了和教学有关的文具、奖品、班级情况记录本，没有一件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我在四面的喧嚣声中埋头苦干，除了上课就是批改作业，或者找学生、家长谈谈话，处理各种突发情况。我忙得像一个陀螺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存在，更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文学青年。

几乎是在工作调动的同时，我结婚了。在城市的一隅，我搬进了丈夫那个蜗牛壳般的小房间里。这套房子的另外两个房间，住着丈夫的母亲和弟弟。除了一张新买的床、一个连着衣柜的梳妆台，我别无所有。至于书房，那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房间里唯一的桌子是丈夫用过多年的，里面塞满了他的东西。那些年，我陷入忙碌的工作和家务中，读书和发呆，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

为着那个独立的空间，我经历了漫长的努力和抗争。丈夫的收入对我而言一直是个谜，我提出买房的想法时，他未置可否。房地产开发如火如荼地兴起时，我看中了一个楼盘，催促丈夫去预订，然而开发商玩的花招实在令人讨厌，开盘前的头天晚上，几百号人在门口排队。丈夫原本就不太热衷买房，正好借机打了退堂鼓。彼时一平方米的房价还在几百元的样子，我们错过了买便宜房的时机。

转眼几年过去，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房价一天天飙升。终于在一个新小区开盘时，丈夫同意了我的建议，买，再不能等了。于是，我们才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它面积不大，但也有三房两厅两卫。我在每个房间里都见缝插针地安装了书柜，安放我越来越多的藏书。三口之家，可以独立支配的空间和时间多了起来，我重拾写作爱好，渐渐有了不少文章见诸报刊，又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。

其实，我真正意义的书房还是办公室。调到文联工作之后，我不准备再换单位了。我们的办公室场所原是民政招待所，最大的好处是每个人可以独占一个办公室，虽然面积不大，但带卫生间。我在办公室里摆满了书柜，连卫生间都没放过，里面挨挨挤挤放着我的样报、样刊和常用书籍。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间，一个人占握着一张大电脑桌、一台电脑，只要单位没其他事，门一关，文字的世界任我纵横驰骋。十余年过去，我的作品大多在这里完成。至于以后，想那么多做什么呢？享受一个人的独立空间，已足够让我心满意足。

人生路上

忆起高考时的晚霞与暴雨

谢璇

在绚烂晚霞和瓢泼大雨交替的一天一天中，我参加了高考，然后又上了大学，高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。

前几天在手机上刷到学弟学妹们拍的校园晚霞，还是那么好看。看到评论区里有人说“看到晚霞就知道该刷题了”，有人说“等高考完一定要去海边看真正的日落”，我突然很感动。原来每个高中生，都在重复着相似的故事，又书写着不同的精彩！

于是，我想对今年的考生们说：别太担心结果。分数出来那天或许会有遗憾，但这些遗憾终会被时间稀释。重要的是，你在漫长的备考过程中学会了坚持，懂得了为自己的未来拼尽全力。无论以后走到哪里，只要记得高考时那个不服输的自己，带着那份劲儿继续往前走，总会看到属于你的风景。

寻常事

书房记